



脱贫攻坚，是中国向贫困宣战的全民集结号；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人向全世界的庄严承诺。从2015年起，全国累计选派了四十五万九千名第一书记。他们下乡进村，和广大农民一起，一步一步地描绘着党中央这一蓝图，也一步一步地把中国共产党人的这一庄严承诺变为现实。

2019年6月，我们接到南阳市文联领导的电话，说市里交给文联一个任务，要求文联组织作家写一部以脱贫攻坚为题材的小说。文联研究后，决定让我们来写，问我们有什么意见和要求。

以文学的手法，用小说的体裁去描摹、反映扶贫工作、脱贫攻坚工程，我们当时有些犹豫。关于扶贫，我们一老一少都是局外人。一个公务繁忙，不在扶贫战线，写作以散文为主；一个退休多年正在享受着退休后的清闲。文联领导说，一个优秀作家，在伟大时代和重大题材上是不能缺席的。你们下去体验体验吧。两个优秀作家联袂，一定能创造奇迹。

是“体验”二字提醒了我们。对于一个作家来说，“体验”与“吃饭”是同义的，都是为了增加营养，对扶贫工作的陌生或冷漠，也许正是我们饥饿的表现。我们需要到火热的生活里去饱餐一顿。在南阳市扶贫办的协调下，我们利用一个多月的时间，采访了6个县28个贫困村、31名第一

书记。

扶贫攻坚战震撼了我们，第一书记们的奉献和牺牲感动了我们。在有第一书记的地方，贫穷正在成为历史。我们这两个从贫困的农村走出来的穷孩子，数次热泪盈眶。深切的体会是，数千年来，不管朝代怎样更迭，政权怎样轮替，但对农民只取不予的政策是不变的，只有现在，是只予不取。党的扶贫工作，带给农村和农民的是第二次解放，第二次翻身。这才叫“天翻地覆慨而慷”啊！

这是一个值得深度挖掘的大题材。对这个题材的冷漠、麻木甚至躲避，是作家的失职或失聪。

当然，作家的创作思考与政府部门的工作思考是不完全一样的。让我们欣喜的是，市委主管领导是个懂文学且文学情结浓厚的人，他没有为难作家，也没有为难文学，三个月后，当他看了我们的初稿《第一书记》后，说这一篇写得不错，但就是太短，容量小了些，好多东西没有表达出来，建议能否将7万字的中篇改写成长篇，以文学记录下这场波澜壮阔的农村变革。

于是就有了这部20余万字的《第一书记——铁门镇扶贫记》。

我们被打动了——被党的扶贫政策打动，被第一书记打动，被21世纪的共产党员打动。我们是笑点和泪点都很高的人，但当我们敲击键盘时，有许多次眼泪把键盘都打湿了。

一位下乡扶贫三年的第一书记说：“有人说搞懂了脱贫攻坚，就搞懂了中国。对于我来说，那些扶贫中的挫折、痛苦、卑微、满足、欣喜以及成长，这短短的三年就像经历了一生……把自己置身于时代浪潮中，去感受和参与国家正在发生的像脱贫攻坚这样的大事，是一件很痛快的事。有这样一段珍贵的记忆，足矣。”

现在，这部《第一书记——铁门镇扶贫记》的长篇小说完成了，能不能用艺术的雕刀镌刻出一个新时代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能不能感动大家记住扶贫的第一书记们，我们期待着读者的阅读和检验，更期望得到第一书记们的批评指正。

(摘自《第一书记》，殷德杰、水兵著，作家出版社2021年4月出版)

苦难中磨砺出的母爱光辉

——《世纪母亲》读后有感

□车秀兰

怀着一份激动和崇敬的心情，一口气读完了仙凤君的《世纪母亲》，久久不忍释卷。

此前，曾听他饱含深情地同我讲起母亲的生平经历，也拜读过他发表的关于母亲的短篇。此书出版后，他又第一时间赠予我，让我有幸领略“世纪母亲”平凡而又传奇的一生。

开启书页，映入眼帘的是一行行朴实无华、清新自然的文字；细细品读，印入脑海的是一个个代入感极强、鲜活生动的场景、片段。每一个字句、每一帧画面，他对母亲的深厚情感自然而然地流诸笔端……

母亲、母爱，是文学、艺术作品的重要题材和灵感源泉，古往今来，卷帙浩繁、不胜枚举。在文学作品中塑造“母亲”形象绝非易事，很可能在人物设定、性格刻画、事件排布、冲突呈现上陷入窠臼、落入俗套。而本书作者以新颖的视角、传奇的经历和独特的讲述方式，将一位普通女性的个人命运与家国百年艰辛发展史交织融合，将平凡故事放诸于中华民族历经屈辱、苦难辉煌的宏大历史背景中，以小见大，见微知著，用“母亲”平凡多舛却又孜孜以求、不断追寻的一生，折射中华民族、中国社会百年发展轨迹，结构浑然一体，行文毫无造作，成就了这“赤子献给母亲的深情告白”“中国女性普通而不平凡的世纪史诗”。

在人物塑造上，《世纪母亲》也有别于传统母亲形象。书中的“母亲”既有传统女性的温柔善良，又有不让须眉的巾帼气概；既有追求信仰、深明大义的品格胸襟，又有临危不乱、勇于斗争的睿智果敢。这些特质在塑造不同阶段“母亲”角色时各有侧重，又巧妙地形成了一种平衡。在这种平衡下，人物个性与形象相得益彰，更为立体化和圆融丰满。

这表现出作者将已经封存沉寂的生活记忆化作鲜活灵动、真实感人艺术形象的文字掌控力与表现力，也体现出他对挖掘、再现重

大历史题材的敏锐与热忱。

“母亲”出生在旧社会小乡村的佃农家庭，是一个生长在社会最底层的普通女性。

在战乱频仍、暗无天日的旧时代，她凭借着个人的勇敢和智慧，与凶悍的胡匪、狡诈的伪军巧妙周旋，据理抗争，不仅保全了家人的性命，顽强地生存下来，还尽己所能帮助周边的贫苦乡邻。

偶然的时机，使她接受到“神秘女客”进步思想的“启蒙”和熏陶，她找到了追寻和效仿的榜样。不识字的她能够想出以画图片传递信息的主意，机警地提示“帮共产党做事的一家人”免遭胡匪“灭门”；以柔弱女子之躯，深夜间在敌战区往返奔走40余里，为鲁南八路军传递重要情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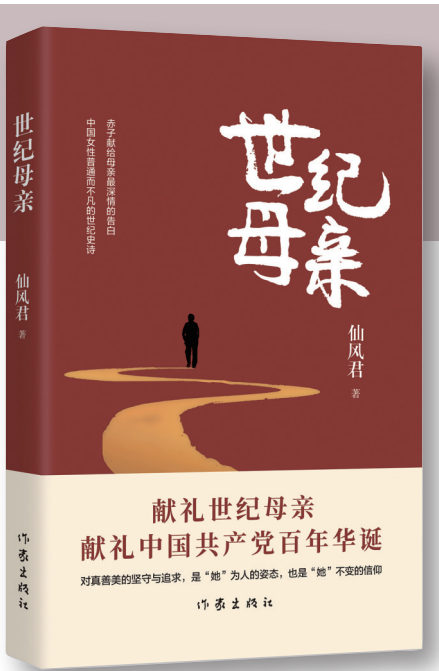
进入新社会，她识大体、明大义，全力支持丈夫做会计为集体服务，忍受无理刁难，据理舌战群丑，机智化解矛盾。她以朴实博大的母爱、吃苦耐劳的精神，扶老携雏，守护家庭，克服百般困难，支持子女接受教育，即便在那个“倒燃灯”时代也没有让子女荒废学业，为国家培养了栋梁之才。

她会将最浅白的语言、最朴素的道理，用自己的或言或行，引导子女们“多做好事、善事”，因为那样“心胸就会变大”“就会感觉愉快，生活得有滋味”。

这里的“母亲”是具象的，也是抽象的。她代表着在家国苦难中磨砺出神圣光辉的那一代优秀女性，她们身上具有同样的特质——坚忍、智慧、勇敢、执着、包容、担当、明理感恩、襟怀博大……

“母亲”曾身处命运泥淖，却始终风姿挺拔，对真善美最质朴的追求和身体力行，正是“敬天、爱人、忘我、利他”的高贵品行与精神写照。书中赞颂的“母亲力量”，正是中华民族几千年屹立不倒的坚韧精神的缩影。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欲报以德，昊天



罔极！”(见《诗经·小雅》之《蓼莪》),大意是:爹爹生下我,妈妈喂养我。你们护我疼爱我,养我长大培育我,想我而不愿离开我,出入家门怀抱我。想报爹妈大恩德,老天降祸难预测!)我也有一位同样平凡而伟大的“母亲”。作为子女、作为同时代的人,我能够深切体会到作者对母亲深深的眷念之情。母亲的生养、哺育、带教之恩,永远无法报答。感谢作者勤耕细作,把母亲的故事一点一滴凝练、汇聚起来,让我们对这无边大爱有了更为深沉的理解和回味,进而探寻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走向复兴的精神之根与活力之源!

作者是我在国防科技大学学习时的班长。他早年作为军旅记者、作家,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求是》杂志发表了大批有重要影响的新闻和报告文学作品。担任部队高级领导后,仍笔耕不辍。平常接触中,他总以儒雅、谦逊、诚恳、睿智示人,有如春风拂面;一待深入交流,又能真切感受到他作为军人、知识分子的责任感、热血担当和家国情怀。我想,这些品质应归功于“母亲”,是家风传承的最好佐证,是军旅生涯中党的培养教育的结果!

诚愿仙凤君以《世纪母亲》为新的起点,创作出更多优秀作品,以海后人!

惟有情深可动人

——读杨继国散文集《灵性高原》 □郎伟



感受和抚摸身外的一切。此时,高原清冷的空气中有草的甜味飘来,山边的流岚正显现万种风情,一望无际的晴空蓝得仿佛可以滴下蓝来,心房就在这辽阔静寂的时空中温柔地有韵律地跳动。应该说,杨继国的文字里有至纯的人类童年期的气息。在无情岁月的腐蚀之下,不知有多少人早已丧失了这种宝贵的童年期气息。现在,当一个年近古稀的艺术家将一篇篇饱含着赤子之心的作品奉献于我们眼前时,我们除了深深的感动,还能说些什么呢?还是被誉为“美国文学之源头”的爱默生说得好:“实际上,很少有成年人能够真正看到自然,多数人不会仔细地观察太阳。他们至多只是一掠而过。太阳只会照亮成年人的眼睛,但却会通过眼睛照进孩子的心灵。一个真正热爱自然的人,是那种内外感觉都协调一致的人,是那种直至成年依然童心未泯的人。”

《灵性高原》这本散文集中还收有《寻石记》《淘玉记》《赏陶记》《贺兰山下种牡丹》《牡丹的精神》等表现作者人生情趣的文章,亦颇可一读。我国的散文,事实上从来也不排斥“记闲”和“记趣”。我以为,“闲”和“趣”貌似凡俗,实际上却是人生“味道”的真实再现。不错,在风沙扑面、豺狼当道的年代,文学是抗争的、战斗的。然而,在和平年代,文学理所当然地要担当一份休闲的义务。休闲不是玩物丧志,不是避世出世,而是为了更好地工作和战斗。杨继国先生的“三记”和《贺兰山下种牡丹》等篇叙述作者赏玉、搜陶、玩石、种花之经历,如数家珍,情趣盎然。最难得的乃是其中由对玉、石、陶、花的赏玩中所生发的一些动人心魄的哲思。而这些经由岁月风雨之敲打、人生阅历之锤炼、心灵世界之发酵和酿造的智慧之意,我以为是上上品质的佳酿,饮上一杯当然会是余香满口、甘之若饴的。

众所周知,杨继国先生是一位出色的文体家。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他是宁夏文学理论和批评界的风云人物。他对回族文学的深入研究和对宁夏文学的宏观把握与精确描述,其思想的敏锐和文字的纯熟与老到,常常会让人情不自禁地节节称赞。近十余年间,杨继国先生于散文写作一途用力甚勤。独特的人生经历和深长的人生思索,“修辞立其诚”的艺术追求,使其于为数众多的散文作家当中独树一帜。作为探究其散文写作的基本路径,现在有必要对其创作语言的独特风格分析一二。首先,他的文字里蕴含着滚烫灼人的情感。无论叙事、写景,还是议论、抒情,他的情感从始至终处于丰满、饱满状态而绝无干瘪枯竭之情形。读他的文字,会发现,“率真、坦诚、无伪饰”是伴随其写作始终的旋律。我有时候禁不住要猜测:这样的—个深情灌注之人,也许常常会在心底里自语“无情莫如离去”。他是那种常常要扑在世界上面并且与之相拥相抱的创作者,或仰天大笑,或失声痛哭。所以,你

色,尽显其强悍和雄性之美。与南方阴柔的山形成了强烈的反差,给人以独特的感受。”这是夏日里的贺兰山,它的“流水潺潺”和“浓荫蔽日”确乎有江南山水之妙,然而,谁又见过有着“像剑簇和刀丛一般石头”的江南的山!如果没有对西部山水的浓情厚意,没有对家乡的深沉的情感做积淀,没有对北方的山的细致观察,又怎么能懂得尽显强悍和雄性之美的贺兰山!六盘山骤得大名与一代伟人毛泽东所作的词《清平乐·六盘山》有关。这使得许多人想当然地认为六盘山只是一座“英雄山”。杨继国的散文《六盘山行记》避开通常的颂歌写作路数,只记述了自己走过六盘山路的若干次经历。无论是目睹六盘山春天的风姿还是夏天的浓艳,是在六盘山下不知名的小店享受佳肴“羊肉小炒”还是于深秋季节拍摄一群回族姑娘。作者如实记录当时内心的欢喜与跃动,情感的真与纯于貌似平淡的描写和叙述中丝丝缕缕地呈现出来。读来,不能不使人回味无穷。

杨继国先生毕业于复旦大学,曾经受过学院气氛的熏陶,走上工作岗位后,又长期从事过文学评论工作和文艺领导工作,这使他的身上更多了一些所谓的“文人气质”。读他的散文,会发现他是一个极其喜欢与自然对话,与山水亲近的作家。也就是说,在他的精神深处,中国古代文人的那份与山水相依相恋的情愫是始终存在着并时时准备迸发而出的。湘西名城张家界拥有中国最独特的山和最优美的景,杨继国先生雨中游览名山胜景,感觉此山此景仿佛处于青春年代的少女,似羞还怙(《雨中张家界》);黄山为五岳之尊,在杨继国眼里,山景又像是一首首流淌着的诗,一幅幅飘动着的画(《再游黄山》)。其他如夜访留坝张良庙,于寒溪找寻萧何月下追韩信处,探秘三江源、走马额济纳、贺兰山下种牡丹等等,莫不是文人情愫的真实体现与张扬。我愿意把这种文人情愫视为一种文人的真性情,视作一种格物致知探究世界真相的求索精神和永远浓烈得不易改变的知识分子的深沉情感。知识者因为这篇人情愫而超越俗世日益沉沦的灵魂困境,杨继国先生因为这难以抹掉的文人气质而显得格外可爱。

古人论文有“修辞立其诚”的说法。诚者,心也,是说写文章者要有一颗真实、淳朴的心。优秀的写作者的灵魂从来都是清澈见底的,他们会在写作中自觉地排斥一切虚伪做作和不真实。台湾散文大家余光中在谈到散文创作时说:“在一切文体之中,散文是最亲切、最平实、最透明的言谈,不像诗可以破空而来,绝尘而去,也不像小说可以戴上人物的假面具、事件的隐身衣。散文家理当维持与读者对话的形态,所以人品尽在于文中,伪装不得。”(《散文的知性与感性》)读杨继国先生的散文作品,不仅会为其深情灌注所打动,更打动我们的,是他文章当中所流露出来的

我与杨继国先生已经相识20多年了。印象当中的杨继国先生待人谦和、气质儒雅,说话办事经常真情流露,不做假饰——论及痴情其中的文学和摄影,则眉飞色舞;听闻世间诸多不公不平之事,则义愤填膺。在我的心目中,更多时候,他是一个仁厚的兄长,也是一个至情至性、诚恳坦率的文艺创作家。现在,他的最新散文选集《灵性高原》就摆放在我的案头。我读其文,思其为人,遂有下面的一些阅读心得和感受。

读杨继国先生的散文作品,首先感动我的是作者内蕴于文章当中的那样一种深情,一种对亲人故友、对西北故土家园和山水自然的浓情爱意。也许,有人会提出疑问:写散文没有感情的投入怎么行?而我要说的是,创作散文当然无情而难以成篇,更不要说去感动读者。然而,情的抒发和书写却是有讲究的,深深浅浅的刻度也是有差异的。有的人经历了一些生活事件,走了些地方,看了些岁月的浮华表象,稍微有些情感的冲动,未等到思想沉淀和心灵发痒,便迫不及待地一挥而就发之为文。结果,文章是见诸文字了,内蕴的情感却多少有些苍白和枯瘦,像是一锅过早跑了气而没有煮熟的馒头。实际上,文章当中的情感并不想深厚就能深厚的。作者的心情和思家,往往是要经过岁月的磨练和时间的淘洗才能够变得异常醇厚的。当代散文大家吴伯箫有言:“亲身经历的事,也要经过一番回味、洗炼,把浮光掠影变得清晰明朗,片面感受汇成完整印象,才能构成一篇作品的雏形。真的写出来,最恰当的时机又不知等多久。”(《无花果——我和散文》)一句话,散文佳构,其为文写作时间可能会不足三五个时辰,然而,其思想和情感的沉淀却可能要费去三年五载,甚至更长的时间。这就仿佛一坛酒,年深月久的藏品大多数时候会是绝妙的佳酿。我说杨继国先生的散文情感深厚,恰恰是因为他的许多叙事、抒情之作,决不是匆忙当中的应景之作。相反,它们带着他的多年的思想和艺术沉淀,带着他发自内心的思恋怀念之情、热爱故园的赤子之情以及感悟社会人生的率真之情。《灵性高原》这本散文集中有两篇怀念父母之作,分别题名《无花果》和《马莲花》。这两篇文章篇幅都不很长,但读后却令人久久难忘。父亲因为大弟弟患病,半年间竟白了满头乌发;母亲因为童年时的儿子误食了钢珠而寝食难安、大费周章,直到在孩子的粪便中发现了钢珠才一展笑颜。这样的力透纸背的书写,实在不是应景写作可以得来的。它们的背后显然有着深广的情感之海在支撑。贺兰山和六盘山是坐落在宁夏境内的两座名山,歌咏书写者代不乏人。可是,我们看到的散文集中的两篇文章《踏访贺兰山》和《六盘山行记》却都不是泛泛的抒情写景之作。何以见得?我们来看杨继国笔下的贺兰山是怎样的面容:“三关口的北边,是小滚钟口,俗称‘小口子’,系当年西夏国王消夏避暑的地方。走进小口子,山凹处和山底平坦处流水潺潺,浓荫蔽日,诚如清人浮光所写的‘一路芳香都是药,千林老树尽生苔。浑云似水流将去,怪石如人立起来。’但纵目望去,四周的山峰和我们见惯了的南方的山大不一样,不但草木极少,而且每一块石头都是零碎而尖锐的,就像剑簇和刀丛一般,在灼热的高原阳光的照射下,呈现出狰狞的铁灰